

迷恋的记忆

文 皮力

刘建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一直用各种中国式的服装作为作品中的主要符号，从中山装，到对襟衣服，再到旗袍。在他的“隐秘·不协调”系列中通常用男性中国服装作为结构作品的符号因素。无论是中山装还是对襟衣服，都是作为某种意识形态的象征物出现的，作品的含义也侧重对本土意识形态的反思。这种状态的出现和中国20世纪80年代当代艺术中概念化、符号化典型特征紧密相关。在这些作品中，刘建华追求的是符号之间不和谐的对立状态。在这种倾向的影响下，作品所侧重的是文化观点阐释和抒发，不注重观众体验的参与。旗袍的出现，使他的作品开始由象征性向体验性过渡。《迷恋的记忆》从一开始就是旗袍与女人体的结合。在这种结合中，一方面通过雪白的大腿和高耸的胸部强调视觉对象的性感，另一方面又忽略对象的细节，通过沙发和浴缸这些情节性的符号，使性感成为终结性的存在。重要的是，在使用娇艳的旗袍的同时，作品的体量却变小了，于是在作品和观众之间所建立的是一种类似“把玩”的观看心理。而表情和手势的缺失，使每个观众失去了判断的依据和方向。我们似乎陷入了这样的尴尬之中：情不自禁地把玩，却找不到把玩的文化理由。



刘建华 嬉戏 瓷 1999年~2000年



刘建华 嬉戏 瓷 1999年~2000年



刘建华 不协调 综合材料 1994年~1997年



刘建华 迷恋的记忆 瓷 1999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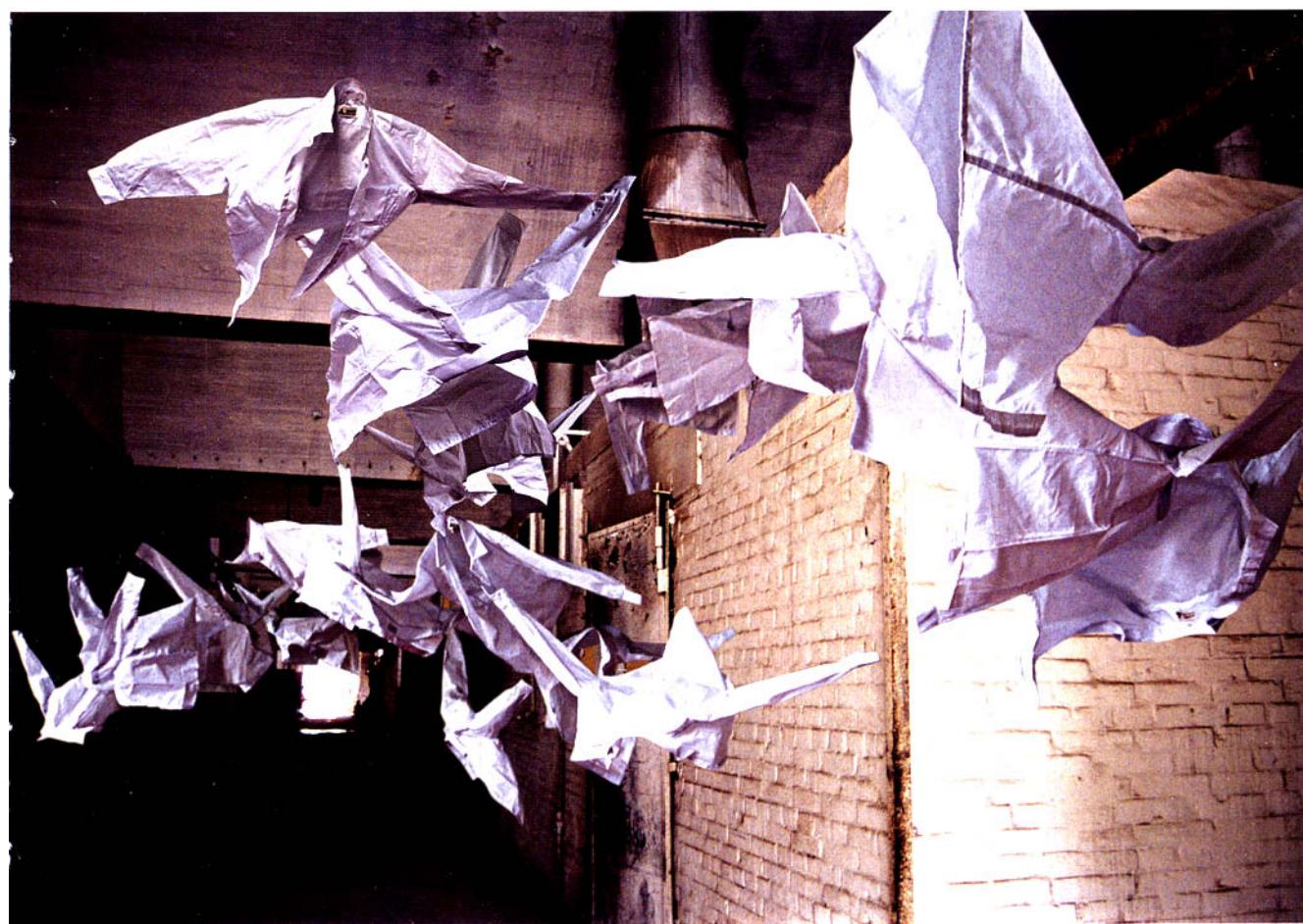
刘建华 隐秘 综合材料 1994年~1997年



王智远 内裤 玻璃钢、炳稀颜色、混合材料 86cm × 76cm × 10cm 2003年



王智远 “魔箱”细节 高密度板、底漆、炳稀颜色 2001年



马哈 北京“浮世绘”——飞行器 装置作品（北京东京艺术工程提供）